

歷史與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整理

亦有可聞

文：青絲

「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

——明、清的醫病關係

現今社會，要成為專業人士，非得過五關斬六將，才能取得證書、獲得專業資格。若說到哪一個專業最難「入行」，香港人一般想到的都是醫生，因為醫學院的學生一般都要讀七年的大學，而且每一科都要合格。這是我們現代人對醫師這行業的一般認知，然而，在明、清時代，醫師或古代稱之為大夫這行業幾乎是人人都能當。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員祝平一教授，用「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這一句諺語，分析明、清的醫療情境，探索時人如何詮釋醫病關係和疾患的意義。大致元末、明初以來便有此一說，明末以降更常見於小說中，如《醒世恒言》等。這句諺語所指涉的心態源於當時的醫療市場缺乏管制，醫師素質不齊，醫療理論、文本、治方之多樣性。在這種情境下，醫生的品質並沒有制度性的保證。這句諺語既傳達了醫藥有其限制，因莫可奈何而安之若素的傳統智慧；也世故地對待看病如碰運氣醫病關係；乃至用以嘲諷醫者之無能。

為甚麼在現今看重的專業或執業資格，在明、清時期卻缺乏管制呢？原來在明、清時期，醫療市場十分開放，中國政府也不管制醫師的質和量，除了宮中的御醫以外，醫師是不需要考試和獲取證照的，他們初習醫時，不是讀《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等經典，而是以背誦方書、歌括等醫學入門書。醫療市場的開放使醫者間的競爭白熱化，也導致醫者的素質良莠不齊。十八世紀的徐大椿（1693—1771）曾建議以考試督課醫者，規定考者要考試合格才能掛牌行醫，但最後沒有施行。所以後來，如何確定誰是有能力的醫者，成為困擾明、清醫者的問題。

明、清的醫者大概可分為一般坐館的醫師、走方醫、女性醫療者和宗教醫療人員。但這些範疇很難有明確的界線，因為任何人皆可隨時宣稱自己是醫師。一般的醫師除了家傳世業以外，不少是科舉的挫敗者。尤其在明、清改朝換代之際，許多前途茫茫的讀書人選擇了以醫為業，增加了醫師的短期供給。

除了一般坐館的醫師外，其他類型的行醫



吳尚先

者對病者而言也很重要。在明、清的小說裡常看到病者同時請醫師、問卜、求藥籤、請僧道一類宗教醫療的場景，他們活躍的程度絕不下於醫者。如走方醫，他們雖處於較低階的醫療市場，但他們有自己的醫學知識、工具。他們不但能治一般的外傷內疾，還能取牙、點痣、去翳、捉蟲。可是，當時的民眾對走方醫的印象不佳，因為走方醫也常用醫療技術傷人、傷物，以求取更多的利益；常賤藥高賣，甚或以假藥行騙，有時還裝僧道，使用禁咒之術。走方醫的可取之處是他們不像一般的醫者，只群聚在城市之中，他們也比較不挑病患和行醫的區域。

另外，「儒醫」的現象也值得探討。儒醫和宋代以降許多士人進到醫療的場域有關。這些「尚儒醫士」通常以掌握較多的文本知識，以之正當化其技藝，並將醫學比附儒學傳統，以此誇示其他醫者。所以他們不僅精研醫學文本，也能掌握一般士人傳統中的文本知識，並將儒學傳統中的文本技巧，如注疏和考證等，施用於醫學文本之上。士人醫者之間也往往以掌握不同層次的文本，區別醫者的地位。

醫療市場中雖充斥著不同類型的醫療人員和治療手法，但醫療人員身份界限模糊不清，其訓練與技藝亦缺乏基本的標準和保

證，那麼，病者該如何擇醫呢？當時，徐大椿建議病者首先要選擇人品端方、心術純正的醫者，然後病者於對話間嘗試去辨識他的醫德、技術、學問如何。事實上，當時的病者主要都是靠別人的推薦去擇醫，而且，若病者覺得無效，便立刻更換醫師。病者與醫師的互信度並不高，病者擔心醫師的醫術不高明、不可靠；醫師也埋怨病者不遵守他們的指示。

由於醫師缺乏專業權威，而且與病者處於賓主的關係，所以醫者除了醫療診察外，最常用的策略便是察言觀色，從病者的社會條件和診療脈絡擬定醫療策略和藥方。有的醫者也意識到可以退而求其次，盡量減少醫療疏失，因而注意到藥害的問題。吳尚先（1806—1886）便以內科之方藥，製成貼膏，以外治的方式治內科之疾。吳氏認為使用膏藥對醫者也有好處，不但需要的成本較低，風險也較低。病者除了積極除病以外，他們也重視養生之術，增加自己的醫學知識或自行備藥。但不論醫者或病家，大體都覺得修身養生，以培天和是最重要的良方，而將醫病關係置於宗教和道德的脈絡中。

結語

時人或鑒於醫療的不穩定性，尋醫有如碰運氣，因此以「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指醫病間的機緣適合。《醒世恒言》中，病者請醫療疾，醫者謂病人已無可救藥，病者卻引用「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勸醫家一試，並謂若不成功，亦無怨言。疾患嚴重之時，死生託之於命運，自是人之常情。而病者願在無計可施之時，放手一搏，其理據卻是醫病間冥渺的機緣。由於無法在醫療過程中掌控不確定性，在醫療論述中，醫病關係遂訴諸於命運和果報。命運和疾病緊緊扣連，因而「小效歸其功，大害委於命」。醫療成敗常歸因於「命運」和「機緣」。而在民間佛教的影響下，以戒殺和放生等觀念所形成的修省觀，應和著「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的俗諺，成為明、清醫療文化的一部分。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重陽茱萸會

時常聽到有人感嘆，傳統節日的氣氛和韻味，如今是愈來愈淡了。其中原因，固然有現代生活節奏加快，資訊發達，對諸多傳統觀念形成了巨大衝擊，還有就是因應時空的演進，許多古代的節日習俗，在發展的過程中被廢止了，缺乏儀式感和參與感，亦是令今人有式微之歎的因由之一。譬如古人過重陽節，會登高、飲菊花酒、佩茱萸，以期長壽，故在古代，重九登高飲酒的宴會也被稱為「茱萸會」。

關於重九佩茱萸的習俗起源，流傳最盛的說法出自南朝梁吳均的《續齊諧記》。說是東漢時期，汝南人桓景隨費長房遊學多年，有一天費長房對桓景說：「你家在九月九日會有災禍，你趕緊回去，讓你家人每個人用紅口袋盛以茱萸，繫在臂上，然後登高飲菊花酒，就可解除這次災禍。」桓景依言照做，率家人於重九佩茱萸登高，及至晚上回來，發現家中的雞犬牛羊全都暴卒，所幸家人及時趨避，得以免禍。由這個故事，重九日佩茱萸，就成為一種避禍求吉的民間習俗被流傳了下來。

其實這個說法，純屬耳食之言，因為早在漢初過重陽節，就已有了佩茱萸的風氣。《西京雜記》載，漢初有一位叫賈佩蘭的宮女，據說是漢高祖寵妃戚夫人的侍兒，她回憶「在宮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可見在西漢之初，重九日佩茱萸、吃糕、飲菊花酒，就已成俗，並非是東漢人桓景的創舉。

晉代的名流雅士，對於生死、求仙之類旨趣尤為熱衷，重九日佩茱萸避邪致祥，也是風尚。《晉書·桓溫傳》載，晉代名士孟嘉於重陽日隨桓溫到龍山遊玩，為了應俗，折了一枝茱萸簪插在頭上，致使帽子被風吹落亦不自知。桓溫為了開他的玩笑，趁孟嘉離座如廁之機，命孫盛坐到孟嘉的位置上，並作文嘲弄他。孟嘉回來以後，面對嘲弄文章從容應答，成就了一段千古風雅佳話。經此演繹，重九佩茱萸也便有了新的意義解讀，除了避邪，同時也是展現君子悠然自適的情趣風采之事。

唐代的重陽節，頭插茱萸、登高遊覽之風，更是盛極一時，詩人們也紛紛揮動手中的詩筆，以平淡自然的語言記錄下這生活情態。中唐詩人劉禹錫曰：「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為優。」劉禹錫統計，唐代詩人吟誦過茱萸的只有杜甫、王維、朱放三人，其中又以杜詩為最佳。當然，他的統計是不全面的，南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卷四》裡又做了相應的補闕，摘錄了十餘位唐代詩人吟詠茱萸的七言詩。如王昌齡的「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的「插萸茱萸來未盡」，楊衡的「強插茱萸隨眾人」……唐代之人過重陽節的種種生活情態，也都被融入到了風情搖曳、生動流轉的詩境當中。

然而到了宋代，世風卻為之一變，重九佩茱萸成為了過去式，頭簪菊花則成為時尚。北宋詞人曹勣的《武陵春·重陽》詞云：「只恐秋香一夜衰，須插滿頭歸。」南宋陳著的《江城子·重陽酒邊》：「醉也從他兒女手，爭把菊，滿頭簪。」重陽簪菊賞菊，被宋人視為當時得令、情景和暢的美事，若是錯過了，就再難情與景會，毫無興味可言。簪佩茱萸之俗，也自此而廢。但是，茱萸與重陽節並沒有就此割裂開來，而是演化成為了了一個具有濃重重陽情思氛圍的專有符號。至於重陽「茱萸會」，也只是存在於歷史的記憶中了。



茱萸是重陽節的一個標誌。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消失

文：蘇滄桑

踏上威尼斯的一剎，我感覺到了腳下的搖晃。腳下，有千千萬萬根森林一樣の木樁，支撐着威尼斯用石頭堆成的土地。公元453年，威尼斯的農民和漁民們，為了逃避酷嗜刀兵的遊牧民族，轉而避往亞德里亞海中的這個小島。他們在水底下的泥上打下一個一個大木樁，鋪上石塊，木板，蓋上房子。

來自意大利北部森林的木頭堅硬如鐵，永遠不會腐爛，考古者挖掘馬可·波羅的故居時，挖出的木頭出水後遇到氧氣才會腐朽。

然而，威尼斯仍然在劫難逃一個厄運——再過四十年，這個一度是歐洲最優雅的城市，可能從地球上完全消失了。

它以水聞名，以水為生，以水為美，如同一個漂浮在大海上最浪漫的夢，如今，水，卻正慢慢吞沒它。

我坐在被叫做「貢多拉」的小船裡，遊走在這個世界上唯一沒有汽車的城市。真美啊，八平方公里的威尼斯，一百多條蛛網般交佈的運河，一百多座風光旖旎的小島，沿岸散落着近兩百棟美得令人嘆息的宮殿、豪宅和教堂，如同此時遍地碎金般散落的陽光，和陽光映照下當地人一張張同樣燦爛的笑臉。

兩個一前一後划着小船的小伙子，居然都會說中國話，下船時，他們說：「歡迎你們再來！」



■威尼斯難逃消失的噩運。網上圖片

忽然有點傷感，這些人，真的歡迎一波波像潮水一樣侵蝕的遊客嗎？他們知道他們的威尼斯，會因我們的到來，消失得更快嗎？

大陸板塊漂移，地球變暖海平面上升，大量

開採地下水、自然生態的破壞導致洪澇越來越多，諸多因素，使得威尼斯沉入水中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5倍。也就是說，2050年，它會消失。

在一個琉璃商店裡，我親眼看到琉璃從一個火塘裡出爐的震撼畫面，然後，心甘情願地買下了幾個晶瑩剔透的吊墜，很貴。我想，幾十年後，也許我和威尼斯都消失了，這個吊墜，算是給後人的一個紀念吧。

消失，一個有點痛的詞。這些年，我們越來越多地聽到。痛在不是突然，而是不知不覺，痛在不是暫時，而是永遠。

- 一些物種慢慢消失，絕種了。
- 森林從沙漠慢慢消失。
- 珊瑚從海洋慢慢消失。
- 冰山從南北極慢慢消失。
- 臭氧從空中慢慢消失。
- 威尼斯從水裡慢慢消失。
- 正品從贗品的泡沫中慢慢消失。
- 莊稼從田裡慢慢消失。
- 真誠的勞作的香味，從食物裡慢慢消失。
- 紙書慢慢從生活裡消失。
- 天真與純樸慢慢從人心消失。
- 健康慢慢從身體消失。
- 生命慢慢從漠視中消失……

那天，車子在意大利一個廣場停下，導遊說，如果你們要買東西，可以，但是，我要告訴你們的是，這兒所有的東西，都是從義島來的。

我們大驚，說，不會吧？明信片總會吧？導遊一字一句地說：「我說過了，所有的東西。」所有的消失，如同此時，一波海浪侵蝕過沙灘，不見了，一撥一撥的遊客侵蝕過威尼斯，走了，只有寂寞的海鷗仍在飛。

早就說好一定要去一趟馬爾代夫的，因為它也快從大海消失了。可是細想，我們去得過來嗎？那麼多的消失，抓得住嗎？

詩意偶拾

文：陸蘇

驪歌

這漸淡的白蓮花的芬芳 給在意的  
 這初見的秋的微涼 給想念的

明天該起霧了 給草木弦上的驪歌……  
 裁幾件薄紗衣裳



短載

文：綏結

定向的河流(二十)

說着，艾瑞克已從那隻一直拎在手上的提包裡拿出了一封被封得嚴嚴實實的信。在將這封信交給面前站着的豐容時，又同時附上了一張自己的名片。接過時，豐容認真地朝上面看了一眼，發現名片上除了有用英文及意大利文印出的姓名、律師事務所的全名外，還有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郵址及地址。

「人總是要離世的。我父親去世時，我真的是有很久都無法轉換過情緒來。我太清楚親人離世意味着什麼，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了。好吧，千萬別太難過了，不論遇到什麼問題，只要有需要我的時候，不論什麼時候都請直接聯繫我。現在，我得趕回事務所去了。」

父親是從哪裡打聽到這家律師事務所的呢？為什麼有着如此外表，如此翩翩風度的人不去演藝界闖蕩，而要選擇去做一名不易出人頭地的律師呢？把這位年輕人送出門外，望着走廊上他那逐漸遠去的背影時，豐容想。

人世在每一瞬息內都呈現着各不相同的景象。在同一月天空下，使人感受着的亦往往是完全相反的氣氛。正所謂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人歡樂有人愁」。

在離醫院不遠的一座小山村里，一對新人正與前來參加婚禮的親友們一起狂歡，和身邊那批親友手拉手地圍成了一個很大的圈子在一起跳舞，一副興高采烈的模樣，就像萬里無雲的晴空一樣。

在村裡那片一眼便能望見的空地上，在特地為這場婚宴搭建起的棚子裡，你能看見在一張連接得長長的餐桌上擺放着各種食物、果品及由當地的酒莊釀製出來的葡萄酒。

人們沉浸在一片歡樂中，彷彿從來就不知道世上還有苦痛、哀傷等一類的滋味。

隨着一陣歌聲，你能看見在不遠的一片山坡上，站着一位穿戴一新，像是被邀請來的歌手。只見他為了今次的演出，正用最純正的意大利語，在認真練唱着一首類似歌劇般莊嚴，一聽便知道很容易贏得掌聲的歌曲。

人們是易於快樂，易於興奮的，為什麼不該是這樣呢？雖然父親的去世對豐容的打擊極大，使她的情緒一落千丈，但她還是覺得如能做得到的話，便應以喜替憂，而不應該是以憂減喜。同時仍覺得歷史上一旦當皇上駕崩，便會為禁止民間娛樂而頒發禁令，包括婚慶亦不例外的做法是錯誤的。

38  
在深秋的小徑上，在丘陵地帶的山坳裡，雖然嚴冬將至，但在入冬前，即使是路邊即將枯萎倒地的荒草，在日光的照耀下都一樣洋溢着一種尚未泯滅的生命的氣息，像是為了說明自己對生命依然是那麼地熱愛。

草木有枯榮，人亦如此，有生有死，誰也不可能改變這最終的歸宿。秋草倒地前之所以那麼從容，一無懼色，是因為已將自身的願望寄託給了土層下那些縱橫交錯的草根了吧。而父親呢，或會因為對藝術所作的貢獻，而同樣得到些許的慰藉吧。

豐容獨自行走在一條於她來說完全陌生的山道上。

山間小道兩邊的景色是美麗的。無論是一片佈滿了青苔紅苔的亂石，幾隻在路邊漫步的牛羊，幾隻在眼前飛掠過的山雀，還是一片片在秋季正逐漸轉色的灌木林。總之眼前所呈現着的一切，那種各不相同，試圖以美好的姿態抓住你，牽引你，感動你的一切，與她痛失父親後的心情是那麼地相互抵觸，使她無法產生一絲兒的共鳴。

哀傷是一種什麼樣的情緒呢？它能使你改頭換面，使你如同墜入地獄般不見前路，深感迷茫，完全喪失掉原有的辨析能力。它像是一種超強的定力，使你不願擺脫，不想轉移，也不希望再從自身所處的那種惡境中掙脫出去。

按着傑姆太太之前為她畫過的那張簡單路線圖，以及曾詳細敘述過的小屋模樣，這天下午，走到傑姆家的小屋前時，豐容停在那扇木柵門前，輕輕地摸了摸自己面前這扇沒有一人高的柵門。

當她抬起頭，向四處打量時，開始意識到自己此刻撫摸着的正是一扇父親常常獨自進出的門。

鄰居家的狗像是聽到了點什麼動靜似地在這時突然朝着這扇木柵門的方向一連狂吠了幾聲。一聽到這一陣突發的狗吠聲，房東太太從屋角的一邊探出了她那裹着頭巾的腦袋。

「啊，我正琢磨着會是誰呢。看您，怎麼不趕快進來？那道木柵門是虛掩着的呀。」嘴裡這麼說着時，只見老太太已放下手裡的活兒繞到前院來，很快便一臉笑容地替客人拉開了院子前的那道柵門。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